

丁素、李未芒 著

哈拉哈河岸

HALAHA HEAN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丁素 李未芒著

哈拉哈河岸

HALAHAMEAN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小说集包括小说五篇。各篇都是以祖国边疆的生产建设与自然风光做为背景。有的反映了在工业建设中及国防战线上中苏、中蒙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；有的描写了边防战士与边疆人民保卫边疆的英勇事迹；有的描写了复员军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忘我热情。

哈 拉 哈 河 岸

丁 素 李 未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塘州道6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 1/16 字数53,000

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6,000

目 录

- 綠色的山谷.....丁 素(1)
- 在木筏上.....丁 素(39)
- 雪嶺夜話.....丁 素(46)
- 密林風雪夜.....李未芒(58)
- 哈拉哈河岸.....李未芒(70)

綠色的山谷

丁 素

从溝口樺樹叢中鑽出來四匹馬，一蹄深一蹄淺地走過了泥塘，又鑽進兩樓多粗的濃密的松林中去了。

第一匹馬是匹棗紅色的小兒馬子，大黑眼珠子滴溜圓，揚着脖子，走一步，头上的“刘海”鬃一“呼揚”。騎着這匹馬的是公安軍邊防戰士馬海山。

第二匹馬是匹白色走馬，走起來四平八穩的，邊走邊用自己的尾巴甩打着落在屁股上的蠅虫。騎在它身上的是蘇聯林業專家安得列夫。安得列夫順手从斜掃過來的樹枝上撿下一片落葉松的尖葉，仔細看了看，就放进他的馬鞍子后面的那只皮包里去了。

第三匹馬是匹老閩馬，走起路來像個“老員外”似地迈着方步，迈一步一喘氣，头像“貨郎鼓”似地左右晃着。騎在馬上的人一手拉着馬韁繩，一手攔着大把馬鬃，這人是剛從大學林業系畢業的李志偉。

第四匹馬是匹灰白色的“雜毛”，在“老員外”後面走似乎

有些不服气，秃噜噜噜，秃噜噜，急得直打响鼻，騎馬的用脚蹬了兩下馬肚子，这才老实了。騎这馬的是林業工人張万才。

走过一段落叶松林子，就是一条七、八尺寬的小河，太陽光从树空中射下来，照到小河里，河里的沙子反映出琥珀色、金色、瓦藍色的閃光。馬海山騎着的小兒馬“楞二八怔”的一蹄子踏下水，吓得假在小石子旁边晒太陽的小銀条子魚，哧哧的都鑽进沙窩子里去了。小兒馬子一撒欢，后腿一蹬，一步跳上对岸去，馬海山左手一拉馬嚼子，小兒馬子就从左边来个急轉身。馬海山向对岸喊：

“安得列夫同志！跳哇！”

安得列夫眯縫着眼笑了笑，用手拍了拍馬脖子，兩腿一蹬馬肚子，一拉嚼子，小走馬一聳胸脯，前腿一抬，后腿一蹩，就縱过了小河。

“老員外”晃晃悠悠地走到河边長喘一口气，又退了回去，在原地打轉轉，吓的李志偉攥住了馬鬃不敢放手，惹得对岸的安得列夫同志哈哈大笑。張万才的那匹“杂毛”耐不住性，搶先三蹶兩蹦地过了河，飞起的水星子濺了安得列夫同志和馬海山一臉。

馬海山看了看就喊：

“李同志！別慌，別拉馬鬃呵！兩手拉嚼子！”

急得李志偉臉紅脖子粗，攥馬鬃的手剛一松，觉得身子不穩当，赶忙又攥上，不好意思地說：

“真糟糕！这馬……”

馬海山拍了他那匹小兒馬的屁股一下，馬一蹶又跳回河

里去，靠近了“老員外”，馬海山一把把“老員外”的繩子拉过来，和李志偉并着肩，一塊从河里趟过来。

过了河，是更密的紅松林，安得列夫看了看手表帶上那个指北針，正和李志偉說話，馬海山一馬当先又跑到前头，鑽进密密的紅松林里去了。

二

四个人組成的森林調查队，在太陽一冒头时就从一百六十六公里（地名）出發，按照預定路綫，走过迎風口，黑石嶺，繞过松树溝，便到了原始森林的邊緣，明天即將深入从来沒有人到过的無边樹海里去了。

西天的晚霞像一片火海，映在嶺頂的白樺樹的紅葉上，金黃的光點一閃一閃的。

四匹馬走到松树溝口，栖在松树上的翠鳥惊的秃噜——飞了起来，小松鼠瞪起了小眼睛，一头鑽进树窟窿里去，碰落兩顆松籽塔。

前面是丈把寬的紅沙石平坦地，安得列夫同志征得大家同意后，就地宿营。这就是七天路程的第一天的宿营地。

張万才从馬上把兩只小帳篷拖下来，安得列夫同志和李志偉帮着他在沙土地上撑起帳篷，这时馬海山背着他那支五〇式冲锋槍，在帳篷四周走了一遭。东南西北都是密密層層的松林。馬海山仔細听了一下，北面似乎有嘩嘩的声响，風？不！風吹树叶？不像！馬海山趴在地下，耳朵貼在地上仔細的听，憑着几年来战斗生活的經驗，他確信了，至多离

這兒五十米，一定有着一条小河。

等馬海山走回宿營地，兩個小帳篷已經搭好了，張萬才把兩只鐵叉子插在地上，把小鐵鍋架了起來，把水壺里的水倒進去，底下點起松枝，熊熊的柴火燒了起來。

安得列夫同志正在那里從皮包里掏出各種各樣的樹葉進行檢查，和李志偉談着、指點着，李志偉點着頭。水燒開了，安得列夫從背包里取出一包紅茶來，沖了一壺紅茶，里面又放了沙糖，每人喝了一茶缸。

晚霞讓山和叢林遮掩了，山林變得像藍寶石一樣的顏色。

晚餐是挺豐盛的，安得列夫同志把自己的臘腸分給大家每人吃一塊，又打開一瓶白蘭地逼着大家喝，李志偉勉強喝了一口，辣的直縮脖子，張萬才舐嘴抹唇地喝了一大口。

安得列夫同志向馬海山做手勢，告訴他趕快喝下去，馬海山一想：警衛蘇聯專家的任務這麼重，可喝不得酒，且不說有甚么特務壞分子，就單是野獸也得加小心！不喝吧，蘇聯專家那麼熱情。馬海山端起了杯子，用嘴唇沾了一下就放下了，安得列夫又哈哈地笑了起來，拍了拍馬海山的肩膀，伸出大拇指：

“解放軍，好！紅軍，好！”

說着，安得列夫同志從口袋里掏出個小牛皮夾子來，翻出一張像片來給馬海山看，馬海山一看，吓！原來安得列夫同志從前是個蘇聯紅軍軍官哪！像片上不是一個戴着肩章，胸前挂着一排亮閃閃的勳章的軍官么！

安得列夫讓李志偉翻譯，說：

“同志！怎么样？咱们是一行呵！我从前也是军人哪！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我从前是苏联红军。”

“怪不得你骑马骑得那么好！”马海山说。

“卫国战争以前，我整整在我国南部林区领着学生游荡了十五年，几乎山区的每一条小路都走遍了。是呵，我多么衷心地喜爱着我们的山林呵！祖国……”

安得列夫同志背靠着一棵红松，手臂交叉在胸前，仰着头看密林中露出的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。

“我们祖国的山林，几乎和你们的一样呵！”说着他拾起一块剥落的树皮，“李同志！你闻闻，这多香呵！这同我们家乡的松树皮味道是一样的，我的家乡是林区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这种东西造的呢！我闻到它，就像见到了我的母亲，我的妻子，和我的娃娃……”

一只小松鼠嗖的一下，从头顶上的树枝蹿到另一根松枝上去；啄木冠子用嘴笃笃地啄着松干，除了这些，原始森林没有别的声响。

李志伟和张万才都进帐篷睡了。安得列夫同志站了起来，向马海山走去。马海山背着冲锋枪站在帐篷侧面，安得列夫同志走过去，马海山笑了。

“冷不？”马海山做着手势。

“不！”安得列夫摇了摇头，他搂着马海山结实的肩，说：

“北京！”说着指着西南边的天空。

“莫斯科！”马海山边说着边指着西边山顶上的一群星星的方向。

“北京好！”安得列夫伸出大拇指。

“莫斯科好！”馬海山笑着也伸出大拇指。

夜深了，九月的森林里已經有些凉了，安得列夫同志从他的包袱里取出一件皮外衣給馬海山披上，也去睡了。

原始森林是这么安靜，一点声息也沒有，月亮慢慢升了起来。

馬海山一边巡視着，一边想，七天的路途，今天仅仅是第一天，还有六天，明天將要深入到原始森林中去，任务不輕呵！帳篷里的人們都睡着了，馬海山給他們把被子盖好。

三

第二天早晨，天剛蒙蒙亮就起了大霧，霧里夾着細雨。

吃完了早飯。安得列夫同志帮着李志偉把調查森林的工作箱檢查了一下，就上馬出發了。

太陽升起来，霧漸漸消了，山林又开始喧鬧了，松鼠睜开了睡眼在松林的枝头上竄行，翠鳥吱吱喳喳地歌唱。

剛一进林子，就看到了笔直的紅松像一面屏風似地聳立在前面，四匹馬和昨天一样的排列着进了林子。

李志偉和張万才騎着馬每走二十米就下馬一次，在树上刻下行进記号和里程記号，有記号的树木联起来就成了一条“林斑綫”。安得列夫同志每發現一棵合乎需要的树就下馬，和他們一起把它鋸倒，蹲在树旁用放大鏡仔細地研究，或者鋸下半寸厚的一小段树木断片放进工作箱里，有时下馬，挖一小撮土放进牛皮紙做的小口袋里。

走了七、八里路以后，就騎不得馬了，杂树苗子遍地生，有兩摞多粗的从根腐爛了的大樹橫躺在那里，这些树有的是剛倒下一兩年，也有的已經倒下几百年了，外面的树皮还是原来的样子，里面已經霉爛了，用手一摸就成了一堆木粉。四匹馬都由張万才拉着，大家一步一步地往前行进。

上午九点鐘的光景，烏云一層層像貼着樹梢似地布了上来，天逐漸暗了，气压越来越低，十几只燕子在浮云当中上下鑽动，有时露出身影，有时隐到烏云的中間。

張万才从背包中把大家的雨衣拿出来，大家都披上雨衣，李志偉还没等完全套上雨衣袖子，雨点子已經淋了下来，劈叭地打着树叶，又从树叶上滑下来落在人們身上，走在后面的馬，摆着尾巴抽打着背上落下的雨滴。

大家仍然工作，刻“林斑綫”、鋸树，走了五六十米，大雨就像瓢潑似地落了下來，下得山嶺、松林“云山霧沼”的，不到十分鐘，雨水就从山嶺上傾瀉下来，沒了四个人的膝盖。水很急，馬海山用雨衣包好冲鋒槍就去扶安得列夫同志。安得列夫同志用手指着李志偉說：

“沒关系；李！”

馬海山回头一看，水的力量太大，李志偉站在那里动不得，站着还直晃悠。馬海山跳过去扶着李志偉，又回头看，張万才拉着四匹馬，馬上帶的东西都用雨布盖好了。馬海山喊：

“張万才同志，怎么样？”

“沒啥！东西都盖好啦！我說，你这小兒馬子真难調治，不老实，攪群，瞎撻子。”

雨越下越猛，山洪推着山腰上的沙石像一道牆似地泄了下来，嗚嗚直响，雨点落在水流上直翻白花，四匹馬在水里掙扎着，小兒馬子不知道是撒欢还是受了惊，直撂蹶子，“老員外”四条腿一劲不动，鼻子直冒白气。

突然，哇——从右面山坡上又傾泄下来一股股山洪，千軍万馬似地直扑了下来，一下子連人帶馬都淹沒了，張万才一松手，四匹馬就都冲散了，李志偉一晃悠，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水，一翻身就沒了頂，这一下子可把馬海山吓的够呛，一手举着槍，一只手去撈李志偉，撈了兩三下也沒撈着，安得列夫一看这情形，兩只脚一蹬，头朝下鑽进水里去，也看不到影子了。馬海山轉头再一看，張万才抱着一棵大树，直喘气。

馬海山瞪着眼朝水面看，甚么也沒有，糟糕！这要是……一分鐘，兩分鐘，三分鐘，还是沒有影。他一步冲向張万才，把槍交給他，說：

“你拿着槍，我得找他們去。”

說着，剛要鑽进水去，就看到隔着三十米左右的地方，安得列夫同志从水面鑽了出来，接着李志偉也露了出来，安得列夫同志兩只手托着李志偉的兩臂，朝这边喊：

“沒关系，李！好好的，沒关系，沒关系！”

馬海山連蹶帶跳，順水游了过去，一看李志偉面色灰白，紧閉着眼睛，馬海山帮着把李志偉拖到坡上去，安得列夫抱着他的腰，李志偉咕嘟咕嘟吐出不少水来，又干嘔了一陣，这才喘过气。李志偉翻着眼睛說：

“真沒想到，水有这么可怕……”

“这才仅仅是第一关哪！困难还在后面，还有五天的路程。”安得列夫說。

李志偉点了点头，左右看了看，急得臉發白：

“呵呀！馬呢？馬海山同志，馬冲到哪里去了？呵？”

这时大家才想到这个問題上，張万才也跑了过来，雨落到他的帽沿上，辟叭直跳，他把槍交給馬海山。馬呢？这真是严重的問題，工作箱、衣服、被子、食粮都在馬身上驮着呀！

四个人又噗通噗通跳进水中趟过急流，轉到左面坡上，沿着水流走下去，水流仍然哇哇地吼叫，冲打着树干呜呜响。

轟隆！一棵空了心的大树在安得列夫同志前面一公尺远的地方倒了下来，吱呀，克吧，枝杈碎了，馬海山一把把安得列夫同志拉回来。

大家爬过大树，順着山洪往下游走去，山洪有丈来寬，橙黄色的巨流推着沙土，像一条瀑布似地泄了下来。

四个人走了二百米，發現了“老員外”，“老員外”一声不吭地躲在兩棵大树中間，等人們到了它的眼前，才甩了甩尾巴。大家檢查了一下，工作箱沒有損失，才放心一些。

張万才把“老員外”拴在那棵树上，四个人又往下走，去找那三匹馬。

走了大約有四百米的样子，小兒馬子也找到了，正在坡上撒欢，一看到馬海山，就仰起脖来，嗷嗷地長嘶了一声，

跑到馬海山身旁，張了張鼻孔，伸出舌头舔馬海山的肩膀。

馬海山說：

“可找到你了，”便把它拴到靠近的樹上。這時大家才放心了，因為一部分食品也保存下來了。

大家又向前走，去找那兩匹馬。

馬海山想：安得列夫同志騎的是森林工業局有名的走馬，眼尖的很，是認得路的，很可能照着原路跑下去了，追是追不上的；張萬才騎的“雜毛”是剛從草地趕來的生畜子，保不住撒腿繞山逛去了，那還能找得到？可是如果找不到，以後的路途……

四個人往南一步一步地走去，這時，雨漸漸停了，雲也散了，陽光從濕潤的樹葉上反射下來，分外耀眼，白樺樹的紅葉一閃一閃地發着金光。山上流下來的雨水也越來越弱了。

突然馬海山喊了一聲：

“安得列夫同志，這裡！”

大家圍上去看，發現在沙土上印有清楚的馬蹄子印，據馬海山說這是“雜毛”的蹄印，小走馬蹄子比這大得多，四個人就順着馬蹄印尋了下去。

繞過一片雜草，是一條三四尺寬的小溪，跳過去一看，有一條光滑的小路，草被踏的躺在地下。

李志偉驚喜地喊：

“安得列夫同志！這裡有路呵！”

安得列夫同志搖了搖頭，說：

“不是！”說着蹲在地上查看，說：“這是豹子走的路呵！是豹子到這小溪來飲水走的路呀！”

“豹走的路？”李志偉問。

“對！你看這腳印，中國豹和我們蘇聯的豹子腳印是一樣的呢！”

馬海山看了看前面的路說：

“‘雜毛’從這條小路走過去的啊！你們看這蹄印子！”

問題擺在面前了，帳篷和包裹都背在“雜毛”身上，找不到“雜毛”就得影響工作……可是往前面走有豹子！豹可是挺厲害的啊！

安得列夫同志估計這條路上不只是豹子飲水必經之路。從路上的腳印看來，很可能還有熊、虎出沒在這裡。大家正在考慮，安得列夫同志首先提議：

“兩匹馬丟了會直接影響我們今后的工作，我們必須把它找回來，可是前面有野獸出沒，大家都去找沒有必要，咱們分成兩組，一組兩個人，我的意見，李和張留守在後方，看住這兩匹馬，我和馬往前走，去找那兩匹……”

馬海山一想：不行呵！安得列夫同志可去不得，危險性太大，他着急地說：

“我不同意！我的意見是，你們三個人留在这里，我一個人去找，真遇到豹子，我有槍在手，問題不大。”

張萬才想了想，說：

“要是去，一個人可太孤單了，不好拿主意，安得列夫同志可不能去，李同志身體差也去不得，還是咱兩個人去，

就这么办！”

李志偉一听，皺了皺眉，說：

“我看首先考慮一下去不去的問題吧！我看冒險也沒有多大意義，再說‘雜毛’也不一定就走了這條路……”

馬海山說：

“帳篷和包裹是個大問題，這跟作戰一樣，沒有個後勤部還行？就這樣了，我去！”說着一掄衝鋒槍，邁步就走，安得列夫搶上一步，一把拉住馬海山，說：“慢慢的，慢慢的，”回頭和李志偉說：“我決定了，還是我和武裝同志去，他有武器在手，森林我又熟悉，有甚么情況我們可以研究。好了，你們回去吧！”

李志偉不放心地說：

“你們倆說話不懂呵！我也去吧！”

“我不會打手勢么！回去吧！”

這樣決定了以後，馬海山檢查了一下槍支，安得列夫同志從地上拾起一根兩寸多粗的樺木棍，轉身就走了下去。

柔和的陽光從樹隙射下來，安得列夫和馬海山走在下面，兩條身影一會隱在樹蔭中，一會披上了耀眼的光彩。森林是那麼安靜，就只聽到雨點從枝葉上落到另一個枝葉上叭嗒、叭嗒的響，空氣是多麼清新呵！

四

安得列夫同志打着手勢，告訴馬海山不要走那條小路，兩個人走在樹行子里。馬海山一邊走着，一邊瞪大了眼，傾

着耳朵，看着听着。他回头看安得列夫同志，安得列夫同志挺安靜，眯縫着那双深深的藍色的眼睛，馬海山心想：安得列夫同志在莫斯科保衛战最緊張的阶段，也是这样安靜的吧！

嗖——一条黃色小鹿从小路的远方吃惊地飞跑过来，在兩人前面十米左右停了下来，扭回头来向来路張望了一下，接着就又急忙地跑掉了，像一陣風似的。安得列夫同志拉了馬海山一把，說：

“小心！小心！呵！”馬海山明白了，点了点头，手指不离扳机，往前走时更謹慎了，大約走了二十来米，就發現了前面路上有一堆又紅又黑的东西，馬海山和安得列夫同志躲在树后仔細听了听动静，那个东西一动不动，甚么东西呢？蹣手蹣脚再往前走了几步，再看，那堆东西的左右有好几只野鳥，还有一只野鳥站在那堆东西上面，篤篤篤地啄着。他倆又走了几步，这才看清，那不是“杂毛”躺在那里么！完了！

两个人走到跟前一看，“杂毛”的四条腿光剩下骨头了，肚子被甚么东西咬了几口，肋骨露出了几根，头貼在地上，大而無神的眼睛突出来，眼窝里积着一汪濃紫的血水，眼球像一塊烏玻璃似的。

野鳥嘎——嘎——叫了几声，都撲楞撲楞地飞上了树。微風帶來血腥的气味。馬海山看了看安得列夫同志，安得列夫同志搖了搖頭，蹲下去，用手拍了拍馬脖子，惋惜地說：

“牺牲了，好馬！”